

已無退路

翠台聚客  
韋基舜

「智多星」吳用攏計，「黑旋風」李達出手，劈死了小衙內，令到「美髯公」朱全已無退路，縱然返回鄆城縣，知府罪責下來，也是死路一。如今，既有「小旋風」柴進游說，加上吳用及「插翅虎」雷橫賠個不是，朱全審時度勢，只有投靠梁山泊山寨入夥一途，惟是對李達憤怒難平，要找李達算帳，乃道：「我丟則去，只教我見『黑旋風』面罷。」柴大官人見朱全表示願意上山，便叫黑鐵牛出來相見。李達應聲從側首出來，朱全見着，登時無名火起三千丈，搶前去要與李達搏命。兩虎相鬥必有傷，何況搞出這麼多事，目的只為逼朱全上山入夥，萬萬不能傷了朱節級。此時，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人苦死勸住。朱全在三人勸阻下表示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」

柴進、雷橫、吳用三人之中，吳用最狡猾，此行亦由他主持大局，遂對朱全表示，莫講一件事，就算幾十件事亦依循。凡義士者，必重諾，吳用仍未知朱全提出甚麼事，便一口應承，如此輕諾，屆時難以做得到，便為失信，但在吳用來講，則見怪不怪。

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割房人，單身一個人住得還勉強，兩個人，窘迫到一個層人士，上不到樓，公屋久沒分配，到，市面上幾百尺單位租金交不起，才迫不得已找個蝸牛般斗室安身，景象的確不太好。

單身一個人住得還勉強，兩個人，窘迫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割房人，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割房人，親吻，上落出入得躬身施展特技奇功，年輕人還可藉此鍛煉大丈夫能屈能伸筋骨，七老八十怎不腰酸背痛。這樣的環境，跟粵語片中一家八口一張床時代好不了多少，難為那些租客，可以住得下去。

可奇怪的是在電視上也看過有些割房，收拾得一塵不染，井井有條，極具「室雅何須大」迷人驚人氣派，細心再觀察一下，就是那些割房除了精緻咖啡壺，七彩有耳杯、一個小型多士爐，其他廚具雜物通看不到了，當時除了驚嘆，沒有明白原因。最近新認識一個O朋友，就不諱言租有割房，高職厚薪，住割房，就奇了，談起，原來這一家經濟支柱大姐姐，父母兄弟同住，私人空間不足，報讀碩士課程後，為了有個寧靜環境溫習，才在家居附近租下割房，於是恍然大悟，這個小妹妹，大概也屬「室雅何須大」同一類房客。

還有，筆者的教車師傅也坦言有個「割房行宮」，理由是工作地方離家太遠，為了方便中途休息；至於還有沒有其他用途的租客，不得而知了。那麼說，割房已非全基層人士租用，其中也有不少疑似EP，早前就有住割房師奶遇火警，回頭搶救名牌袋的新聞。就難怪「頭腦靈活」的割房業主，食髓知味，擴展割房王國，不斷增加「生產」；一旦割房市場求過於供，越割越多，租金不斷上升，尺價逼近豪宅，變下去，就畸形得不止因為有人有居住，而是有人需要多一個私人房間，連累基層人士增添無形壓力，苦上加苦了。這才是我們這個城市最大的悲劇，政府真要第一時間處理好住屋問題。

## 「割房貴客」知多少

提起割房，總先想到它的住客，基層人士，上不到樓，公屋久沒分配，到，市面上幾百尺單位租金交不起，才迫不得已找個蝸牛般斗室安身，景象的確不太好。

單身一個人住得還勉強，兩個人，窘迫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割房人，到氣都透不過來了，電視上看到的割房人，親吻，上落出入得躬身施展特技奇功，年輕人還可藉此鍛煉大丈夫能屈能伸筋骨，七老八十怎不腰酸背痛。這樣的環境，跟粵語片中一家八口一張床時代好不了多少，難為那些租客，可以住得下去。

可奇怪的是在電視上也看過有些割房，收拾得一塵不染，井井有條，極具「室雅何須大」迷人驚人氣派，細心再觀察一下，就是那些割房除了精緻咖啡壺，七彩有耳杯、一個小型多士爐，其他廚具雜物通看不到了，當時除了驚嘆，沒有明白原因。最近新認識一個O朋友，就不諱言租有割房，高職厚薪，住割房，就奇了，談起，原來這一家經濟支柱大姐姐，父母兄弟同住，私人空間不足，報讀碩士課程後，為了有個寧靜環境溫習，才在家居附近租下割房，於是恍然大悟，這個小妹妹，大概也屬「室雅何須大」同一類房客。

還有，筆者的教車師傅也坦言有個「割房行宮」，理由是工作地方離家太遠，為了方便中途休息；至於還有沒有其他用途的租客，不得而知了。那麼說，割房已非全基層人士租用，其中也有不少疑似EP，早前就有住割房師奶遇火警，回頭搶救名牌袋的新聞。就難怪「頭腦靈活」的割房業主，食髓知味，擴展割房王國，不斷增加「生產」；一旦割房市場求過於供，越割越多，租金不斷上升，尺價逼近豪宅，變下去，就畸形得不止因為有人有居住，而是有人需要多一個私人房間，連累基層人士增添無形壓力，苦上加苦了。這才是我們這個城市最大的悲劇，政府真要第一時間處理好住屋問題。

## 創意文化音樂公園

抵達成都的首天，小葉便迫不及待要帶我們去見識市內一個新潮點，還不停保證會叫我們大開眼界、不枉此行。小葉性喜文化藝術，每發掘到一個新的好去處，便立即通告各方友好，不惜貼身貼錢，做導遊帶領參觀。

「成都東區音樂公園」位於原成都紅光電子管廠舊址內，據說是中國首個集生產、體驗、消費等音樂全產業鏈於一體的音樂主題商業園區。來之前，我對於以音樂為主題的創意街區充滿好奇，以往的旅行經歷中，去過倫敦的「The Modern」、西班牙的「Bilbao」、紐約的「Soho」、北京的「798」等等，也都是舊廠區改成的創意街區。但這些園區，都是以畫廊、展覽以及創意小店為主，而以音樂為主題的社區，還真是未有所聞。

踏入音樂公園的第一眼，就被眼前數棟龐大的煙窗及樸素的工廠建築吸引。原老廠區的房子，都是五十年代的建築，高大、寬闊、不拘小節卻充滿美感。現今園區內還保留着那些原廠的各式管道，粗細高低，重重疊疊，看似無章，但在雜亂中卻突顯出莫名的和諧感覺。

據音樂公園的宣傳文稿介紹：「成都東區音樂公園是成都市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重點專案，以『數位音樂企業聚集』和『音樂互動體驗消費』為特色，是目前中國唯一的一個音樂互動體驗和數位音樂產業園集團園區，內應有盡有，規劃了七大業態，分別是商務辦公、演藝與展覽、音樂培訓、音樂主題零售、酒吧娛樂、設計酒店和文化餐飲。」



成都東區音樂公園的雕塑。

網上圖片

## 「煙草院士」之爭：理性對話的必要性

近日，研究煙草的謝劍平當選工程院院士，引起了某些專家和媒體一窩蜂式的批評。許多批評者將煙草氾濫的責任歸結為科學家的研究，居高臨下地進行道德上的審判。然而，眾聲喧嘩並不意味着真理的敞開，義憤填膺的討伐無助於維繫公正。在瀏覽了相關材料以後，我非常反感那些「判決式的批評」，認為它們至少存在兩個邏輯上的死穴。

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首個理由是：煙草有害，設立煙草院士席位是變相殺人。這個邏輯實際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：在這個世界上，對人有一定害處的商品多得數不清（如酒、爆竹、抗生素、食品添加劑、部分裝潢材料、軍火、汽車等），但並不可能一概禁止；要求科學家不研究它們，無疑於強迫他們玩扮演鴕鳥的遊戲，相反，努力將其害處降到最低限度，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。對於煙草的功與過，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。事實上，煙草既有對健康不利的方面，也具有提神和消除疲倦、殺



■研究煙草的謝劍平因當選工程院院士而受到批評。

菌、止痛的功能，故而受到許多人的喜愛。在倫敦、紐約、首爾、北京、麗江，你到處都可以看見煙民。毫無疑問，煙曾給人——尤其是寒冷地區的居民——帶來身心的快感。17世紀，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曾寫下這樣的詩句：

獨自一人，我點燃了一支煙。  
就像，點燃我自己  
我，只是塵土一粒  
隨着煙霧，消失不見

筆者曾在英國生活過，知道彌爾頓描述的是不少英國人的共同感覺。自哥倫布於15世紀從印第安人那裡拿到烤製好的煙草後，這種能燃燒的玩意兒就開始捕獲西方人，煙草的香氣逐漸瀰漫到了整個歐洲，吸煙者的意象進入了現代史。當然，如果煙帶給人們只是快樂、靈感、浪漫情懷，那麼，它就不會具有如此自我矛盾的形象——廣受喜愛而又聲名狼藉，銷量驚人卻總是被限制乃至禁止。在煙草最初傳入西方時，人們就發現它具有驚人的負面魔力：它能麻痺人的神經，污染人的肺腑，讓人精神恍惚，甚至一命嗚呼。現在，全球每年死於吸煙者多達數百萬人。為了減少其危害，西方國家從15世紀開始就曾發佈禁煙令（嚴酷到處死違令者的地步），設立眾多的禁煙區，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，限制吸煙者的年齡，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種種舉措仍然不能減少部分人對它的依賴和喜愛。近年來，中國也開始重視煙草的危害，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，也同樣不能阻止煙草銷量的上升趨勢，煙民的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之多。對於中西方的廣大煙民來說，「吸，還是不吸」根本不是一個問題。世界範圍內的控煙運動收效如此之小，以至於反對

謝劍平當選院士的人都承認其「失敗」品格。這絕非僅僅顯現了資本的意志，更表徵着人性的本已趨向。既然煙草無法從消費者的賬單上消失，那麼，要求科學家完全迴避相關問題就是不合理的霸道行為。它可能顯現純淨的烏托邦情懷，卻實際上於事無補。相反，面對人類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離不開煙草這個事實，正視它存在的合理性，研究減少其副作用的有效途徑，則是真正有益於我們這個物種的大好事。將禁煙與減害結合起來，人類方會為找到理性控煙的有效路徑。

其次，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人斷言：任何減少煙草危害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，無法改變煙草的害人本質。單從邏輯的角度看，這種看法就具有獨斷論的嫌疑：任何事物都非絕對不可改變，煙草自然也不例外。吸煙有害健康，但我們可以減少其有害的程度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至少可以在「量變」的意義減少吸煙的危害。進而言之，在控煙運動「失敗」的前提下，這恐怕是無可選擇的選擇。比起絕對禁煙的倡議者來說，走這條道路的人們可能顯得不那麼純潔，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。事實上，通過設立過濾嘴之類的手段，人類已經部分地降低了吸烟的危害。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期刊上，有關降低煙草危害的論文並不罕見。比如，2008年《世界元素醫學》第15卷就發表了《提高煙草質量安全性降低吸煙危害性問題》一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就職於大學的兩位作者提出了在煙草中加入硒元素的「減害」思路。我不是科學家，不知道此類思路是否切實可行，但卻明白一個簡單的邏輯：即使這些方法的效果不理想，但這絕不等於此路不通，科學家完全可以在減輕其危害的道路上走得更遠。



如果減害技術毫無效果，那麼，謝劍平先生緣何因此類研究獲得國家科技獎？他的導師為甚麼會成為院士？難道這一切都是權力與資本合謀的結果，皆為公開的騙局？是不是研究香煙減害就意味著被資本收買，便犯有不可饒恕的原罪？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看，檢驗命題真偽的尺度是經驗（實驗）而非預先的價值判斷和道德立場。我相信沒有人敢斷言：在未來的研究中，人類絕對找不到香煙「減害」的方法（這種斷言皆是獨斷）。反過來說，只要有一例實驗證明香煙減害有效，我們就可以證明「香煙減害是偽命題」這種說法是偽命題。

我並非煙民，也積極支持在公共場所禁煙的政策，要求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不認為提倡禁煙者永遠擁有發佈真理的權力，反對強加給煙草研究者身上的所謂「原罪」。面對「煙草博士」之爭，一邊倒的「道德審判」和「裁決式批評」不足取，理性對話才是解決問題之道。本人寫下這篇文字，就是想加入可能會發生的「理性對話」中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系教授）

害，設立煙草院士席位是變相殺人。這個邏輯實際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：在這個世界上，對人有一定害處的商品多得數不清（如酒、爆竹、抗生素、食品添加劑、部分裝潢材料、軍火、汽車等），但並不可能一概禁止；要求科學家不研究它們，無疑於強迫他們玩扮演鴕鳥的遊戲，相反，努力將其害處降到最低限度，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。對於煙草的功與過，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。事實上，煙草既有對健康不利的方面，也具有提神和消除疲倦、殺

菌、止痛的功能，故而受到許多人的喜愛。在倫敦、紐約、首爾、北京、麗江，你到處都可以看見煙民。毫無疑問，煙曾給人——尤其是寒冷地區的居民——帶來身心的快感。17世紀，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曾寫下這樣的詩句：

獨自一人，我點燃了一支煙。

就像，點燃我自己  
我，只是塵土一粒  
隨着煙霧，消失不見

筆者曾在英國生活過，知道彌爾頓描述的是不少英國人的共同感覺。自哥倫布於15世紀從印第安人那裡拿到烤製好的煙草後，這種能燃燒的玩意兒就開始捕獲西方人，煙草的香氣逐漸瀰漫到了整個歐洲，吸煙者的意象進入了現代史。當然，如果煙帶給人們只是快樂、靈感、浪漫情懷，那麼，它就不會具有如此自我矛盾的形象——廣受喜愛而又聲名狼藉，銷量驚人卻總是被限制乃至禁止。在煙草最初傳入西方時，人們就發現它具有驚人的負面魔力：它能麻痺人的神經，污染人的肺腑，讓人精神恍惚，甚至一命嗚呼。現在，全球每年死於吸煙者多達數百萬人。為了減少其危害，西方國家從15世紀開始就曾發佈禁煙令（嚴酷到處死違令者的地步），設立眾多的禁煙區，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，限制吸煙者的年齡，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種種舉措仍然不能減少部分人對它的依賴和喜愛。近年來，中國也開始重視煙草的危害，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，也同樣不能阻止煙草銷量的上升趨勢，煙民的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之多。對於中西方的廣大煙民來說，「吸，還是不吸」根本不是一個問題。世界範圍內的控煙運動收效如此之小，以至於反對

謝劍平當選院士的人都承認其「失敗」品格。這絕非僅僅顯現了資本的意志，更表徵着人性的本已趨向。既然煙草無法從消費者的賬單上消失，那麼，要求科學家完全迴避相關問題就是不合理的霸道行為。它可能顯現純淨的烏托邦情懷，卻實際上於事無補。相反，面對人類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離不開煙草這個事實，正視它存在的合理性，研究減少其副作用的有效途徑，則是真正有益於我們這個物種的大好事。將禁煙與減害結合起來，人類方會為找到理性控煙的有效路徑。

其次，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人斷言：任何減少煙草危害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，無法改變煙草的害人本質。單從邏輯的角度看，這種看法就具有獨斷論的嫌疑：任何事物都非絕對不可改變，煙草自然也不例外。吸煙有害健康，但我們可以減少其有害的程度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至少可以在「量變」的意義減少吸煙的危害。進而言之，在控煙運動「失敗」的前提下，這恐怕是無可選擇的選擇。比起絕對禁煙的倡議者來說，走這條道路的人們可能顯得不那麼純潔，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。事實上，通過設立過濾嘴之類的手段，人類已經部分地降低了吸烟的危害。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期刊上，有關降低煙草危害的論文並不罕見。比如，2008年《世界元素醫學》第15卷就發表了《提高煙草質量安全性降低吸煙危害性問題》一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就職於大學的兩位作者提出了在煙草中加入硒元素的「減害」思路。我不是科學家，不知道原來是蕭芳芳。該調查還要求受訪者對紀念品的安排太多，某甲頒給某乙，某丙再頒給某丁，時間浪費了，紀念品又不環保。得物無所用，主辦者又花費金錢。

為甚麼不提倡整頓一下慶典的儀式呢？這一

嘆息。

香港大致不至如此，一般會議都要求穿「正裝」，也沒有太多放肆的「狂人」。唯獨會議的儀式冗長，除了安排多人講話之外，就是頒發紀念品的安排太多，某甲頒給某乙，某丙再頒給某丁，時間浪費了，紀念品又不環保。得物無所用，主辦者又花費金錢。

（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系教授）

害，設立煙草院士席位是變相殺人。這個邏輯實際上是根本站不住腳的：在這個世界上，對人有一定害處的商品多得數不清（如酒、爆竹、抗生素、食品添加劑、部分裝潢材料、軍火、汽車等），但並不可能一概禁止；要求科學家不研究它們，無疑於強迫他們玩扮演鴕鳥的遊戲，相反，努力將其害處降到最低限度，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。對於煙草的功與過，人們已經爭論了數百年。事實上，煙草既有對健康不利的方面，也具有提神和消除疲倦、殺

菌、止痛的功能，故而受到許多人的喜愛。在倫敦、紐約、首爾、北京、麗江，你到處都可以看見煙民。毫無疑問，煙曾給人——尤其是寒冷地區的居民——帶來身心的快感。17世紀，偉大的英國詩人彌爾頓曾寫下這樣的詩句：

獨自一人，我點燃了一支煙。

就像，點燃我自己  
我，只是塵土一粒  
隨着煙霧，消失不見

筆者曾在英國生活過，知道彌爾頓描述的是不少英國人的共同感覺。自哥倫布於15世紀從印第安人那裡拿到烤製好的煙草後，這種能燃燒的玩意兒就開始捕獲西方人，煙草的香氣逐漸瀰漫到了整個歐洲，吸煙者的意象進入了現代史。當然，如果煙帶給人們只是快樂、靈感、浪漫情懷，那麼，它就不會具有如此自我矛盾的形象——廣受喜愛而又聲名狼藉，銷量驚人卻總是被限制乃至禁止。在煙草最初傳入西方時，人們就發現它具有驚人的負面魔力：它能麻痺人的神經，污染人的肺腑，讓人精神恍惚，甚至一命嗚呼。現在，全球每年死於吸煙者多達數百萬人。為了減少其危害，西方國家從15世紀開始就曾發佈禁煙令（嚴酷到處死違令者的地步），設立眾多的禁煙區，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，限制吸煙者的年齡，保護不吸煙者的權利，但種種舉措仍然不能減少部分人對它的依賴和喜愛。近年來，中國也開始重視煙草的危害，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，也同樣不能阻止煙草銷量的上升趨勢，煙民的總數已經達到三億之多。對於中西方的廣大煙民來說，「吸，還是不吸」根本不是一個問題。世界範圍內的控煙運動收效如此之小，以至於反對

謝劍平當選院士的人都承認其「失敗」品格。這絕非僅僅顯現了資本的意志，更表徵着人性的本已趨向。既然煙草無法從消費者的賬單上消失，那麼，要求科學家完全迴避相關問題就是不合理的霸道行為。它可能顯現純淨的烏托邦情懷，卻實際上於事無補。相反，面對人類可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離不開煙草這個事實，正視它存在的合理性，研究減少其副作用的有效途徑，則是真正有益於我們這個物種的大好事。將禁煙與減害結合起來，人類方會為找到理性控煙的有效路徑。

其次，反對謝劍平先生當選院士的人斷言：任何減少煙草危害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，無法改變煙草的害人本質。單從邏輯的角度看，這種看法就具有獨斷論的嫌疑：任何事物都非絕對不可改變，煙草自然也不例外。吸煙有害健康，但我們可以減少其有害的程度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至少可以在「量變」的意義減少吸煙的危害。進而言之，在控煙運動「失敗」的前提下，這恐怕是無可選擇的選擇。比起絕對禁煙的倡議者來說，走這條道路的人們可能顯得不那麼純潔，但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。事實上，通過設立過濾嘴之類的手段，人類已經部分地降低了吸烟的危害。在中國正式出版的期刊上，有關降低煙草危害的論文並不罕見。比如，2008年《世界元素醫學》第15卷就發表了《提高煙草質量安全性降低吸煙危害性問題》一文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就職於大學的兩位作者提出了在煙草中加入硒元素的「減害」思路。我不是科學